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飛劍記

第十三回 呂純陽度何仙姑 呂純陽升入仙班

卻說淮安府玉溪村中有一善信，姓陳名曰文，家極富，僮僕婢女百餘。一日修建個預修功果，設大齋供。只見：香煙騰著紫霧，彩幡炫著紅雲。彩幡炫時，輝輝煌煌；香煙騰處，氤氳氳氳。參黃籙一宗，玉字金書御墨謄；建瑤壇一座，寶燈銀燈曙光輝。獻一杯茶摘來北苑之露，獻一枝花採取上林之春。獻一盃供刈著東郊之黍，獻一豆蔬採取南潤之芹。誦三官經玉樞經北斗經，紫府演金真之教；拜水府儀星辰懺東嶽懺，丹台開寶笈之文。吸鳳管吹龍笙，韻呶呶啞啞可聽；鳴金鐘敲玉磬，音鏘鏘啞啞可聞。遁士的羽衣炫耀日月，主人的精意感格乾坤。

純陽子彼時離了廬山，駕雲騰霧，來到此處。乃按落雲頭，扮作一個道人，卻也不齊整。一到了齋壇，只見掛有許多聖像，上三清，次四聖，次五帝，次四大真人。純陽子道：「此雖是畫像，這樣大齋事，豈無真天帝降下？若果天帝降下，不好迴避。」只得走在齋廚之中，更方便一二。

卻說那些丫環們見了這個道人濼濼裊裊，皆扯他出去，說道：「這個道人，此不是坐處，快出去！快出去！」只有這個何氏女，果與呂純陽有緣。何氏女見了呂純陽，就有顧盼之意。呂純陽見了個何氏女，就有憐惜之心。何氏女見那眾丫環推出這個道人，乃止之曰：「出家人隨他這裡坐罷，不要推他出去。」那些眾丫環方才罷手，只是沒有個好嘴臉相待。大的丫頭來也說是：「道人開些，不要穢我的齋。」小的丫頭來也說是：「道人開些，不要污我的供。」只有這個何氏女，齋熟時就把齋與道人吃，供熟時就把供與道人嘗。有茶奉一杯茶，有酒與一卮酒。

眾丫環皆笑著何氏女，何氏女道：「出家人把些他吃，也是我一點仁心。」卻說天地間有人就有神，有神就有鬼，卻道個鬼的說話。陳曰文做這樣大齋，就有著孤魂野鬼皆來求食。時有一客商姓陸名情，阻風淮河，泊船孤洲之畔，有事關心，惺眼不睡。至三更鼓，只聞得岸上有鬼叫，叫道：「周大哥，女陳宅吃齋。」那周鬼道：「我去不得，眼中生有翳障，疼得緊，你們帶幾個齋與我吃罷。」陸清大驚，一發不寢，至四更鼓，又聞叫聲：「周大哥，齋在這裡，你吃！」那周大哥說道：「多謝你了！」陸清想道：「此必是野鬼。」

至天明，上了淮河之岸，遍洲上尋覓，只見有一個骷髏腦骨，眼睛裡生有一根草，暗道：「昨夜叫眼疼者必是此物。此人或姓周麼？」遂拔去之。至次夜二更盡，陸清又聞得有人呼曰：「周大哥，去陳宅吃齋。」只見其人應曰：「我今夜眼睛好了，我與你同去。」至四更鼓方回，只聽得幾個鬼坐在洲上，其一鬼雲：「這個人家好齋供。」其一鬼雲：「齋供倒好，只是呂洞賓在那裡，打不得些兒亂攪。」其一鬼雲：「哪個是呂洞賓？」其一鬼雲：「東廚下那個濼裊道人，就是呂洞賓。」有一鬼雲：「你昨夜眼疼，今夜就怎的好了。」鬼雲：「我得一個客人替我去了那些翳障，就好了。」

時陸清在舟中未睡，聞得這些話兒仔仔細細。至次日，走上坡來，徑到陳曰文宅上，尋著這個呂純陽。只見齋廚之下，果有個濼裊道人。陸清乃跪下，言曰：「呂純陽先生，度一度小子。」純陽子道：「我不是純陽。」陸清道：「我曉的仔細，你不要瞞我。」乃扯著純陽子衣服，叩頭磕額，左也叫一聲度一度，右也叫一聲度一度。純陽子道：「你這客人，既然要我度，你鑽進灶中而去，我就度你。」時廚灶之中烈火炎炎，陸清將欲不鑽，又恐怕做不得神仙。將欲鑽去，又恐怕火燄燒死。既而自思，還是鑽去。於是奮力一鑽，剛到灶門之邊，被煙氣一衝，就縮將轉來。又奮力一鑽，剛到灶門之邊，被火星一爆，又縮將轉來。乃叩著純陽子說道：「先生，你不要我鑽灶，白白的度一度我罷。」純陽子笑道：「神仙恁般易做。」乃云：「眼前不是成仙客，成仙只是姓何人。」乃以手招著何氏女，說道：「惠娘，我與你鑽去。」

時何氏手中拿著個箆籬，正欲撈飯，因純陽子一招，即忙過來。純陽子以手挽著何氏女雙雙進於灶中，火燄轉盛。眾皆大驚，哪個還敢鑽哩？時眾人只說何氏女被火饒死，正在嗟歎之際，只見呂純陽與何氏女坐在碧雲之上，吟詩一首雲：

直上雲端望八都，碧雲散盡月還孤。
茫茫四海人無數，哪個男兒是丈夫。

時眾人看見陸清默然，眾丫環亦默然。那羽士們望見也默然，就是陳曰文亦默然。皆道：「神仙已在此三日，並不曉得。」皆十分懊惱。時陳曰文建此大齋，感神仙下降，齋罷獲福，此也不在話下。

卻說純陽子同著何氏女駕著雲，騰著霧，徑望終南山碧天洞而來，拜見鍾離師父。鍾離雲房正當壽誕之日，就有那一班仙朋仙友：持著柱杖的鐵拐李、拿著羽扇的張果老、提著花籃的藍彩和、拿著雲陽板的韓湘子，與著清溪道人鄭思遠、大華施真人正在那個所在作賀。又只見天台山仙女，遣人送甚麼仙桃，麻姑山的仙姑遣人送甚麼仙酒，瑤池上王母饋娘遣人送甚麼仙藕，武夷山武夷君遣人送甚麼仙茶。又有東泰山、西華山、中嵩山、南衡山、北恒山五嶽聖帝遣人送甚麼玄鹿脯、赤麟蹄。又有東海、西海、南海、北海四海龍王乃叔家兄弟遣人送金鱗尾、錦龜頭。鍾離子命著那仙庖的宮君烹著那些肴饌，列著那些果品，擺開筵席，注上酒來。那些神仙依次而坐。

正在宴飲之際，忽見純陽子、何氏女按落雲頭，直進了碧天洞中，望著鍾離子稽首。鍾離子不勝之喜，乃曰：「純陽一去，何歸來之遲乎？」純陽子與鍾離師稽首畢，復對眾仙稽首。張果老等乃問於施真人曰：「此何人斯？」施真人道：「雲房之徒也。」眾仙曰：「久聞，久聞，但未得會面，今見其仙風飄逸，雲房果得人焉。」清溪鄭思遠乃問純陽子曰：「你出家人，還帶妻子麼？」純陽子道：「此女子係淮安人氏，姓何名惠娘，名在仙籍，火龍真人命我度之耳。」眾仙說道：「原來是這等。」雲房子又問純陽子，說道：「你當初誓欲化度世人，度有幾否？」純陽子道：「人心奸險，未易度化，止度有何氏女一人而已。」鐵拐李道：「今日令師壽旦，我輩承他厚愛，賜以佳宴，你來得恰好，大家鬆飲一回。」

於是眾仙齊坐，純陽子、何惠娘亦侍坐於側，勸勸酬酬，極有佳趣。

純陽子道：「吾師今日壽旦，吾初回，未有賀物，聊將所佩之劍試舞一回，以勸吾師並列位仙丈之酒。」何惠娘亦道：「妾亦無有賀儀，將所執箆籬亦舞一回，奉勸諸仙之酒。」眾仙道：「試舞來。」於是純陽子將寶劍拋起，活喇喇化作一條神龍，夭夭矯矯。何惠娘將箆籬拋起，活喇喇化作一隻丹鳳，翩翩翻翻。你看：一龍一鳳，龍對鳳，鳳對龍，盤空飛舞。龍一翻身，甲鱗炫耀；鳳一轉翅，毛羽輝煌。眾仙長看見，拍掌大笑，皆曰：「妙！妙！後進們有這樣奇術，來得來得。」於是大家狂歌劇飲，不覺的白雲歸洞口，紅日架山腰，天色晚矣。純陽子乃指一下龍，龍依然成劍。何惠娘指一下鳳，鳳依然成箆籬。眾仙長愈加稱贊。此且不題。

卻說張果老、鐵拐李二仙問於鍾離子道：「令徒授何仙職？」鍾離子道：「敝徒度化多年，未受仙職。」鐵拐李道：「既如此，明日乃朝元之期，領他們同去吳天金闕，受了天恩，豈不是美事？」鍾離子道：「某亦有此意。」於是眾仙長皆約會朝元，辭散而去。

及至次早，碧雞三唱，丹鳳雙儀。啟摩天中，紅雲繚繞；通明殿上，瑞氣氳氳。時玉帝御座，兩階文武，列著鷲序鵷班；一派將軍，號著龍驤虎賁。時三天門大開，只見張果老、鐵拐李、施真人等一齊在那裡聚會。及鍾離子須著呂純陽、何惠娘至，大家揆揆而進，山呼禮畢，文武退班。鍾離子復領著呂純陽、何惠娘，俯伏金階之下，奏道：「臣鍾離權有表奏聞，伏乞聖覽。」玉帝道：「有何表文？」鍾離子道：「臣先年度有何中府永樂縣一弟子，姓呂名巖，未蒙天恩授以仙職。又呂巖弟子度有淮安府玉溪村一女，姓何名惠娘，亦未受以仙職。臣今領至闕下，伏候金旨，擢入仙班。」玉帝見奏，天顏大展，說道：「鍾離權既度有呂巖，呂巖復度有何惠娘，源流一派，仙籍垂芳，太是美事。就封呂巖為演正警化真人之職，封何惠娘為太玄演化仙姑之職，各賜金書玉

旨，擢入仙班。叩頭謝恩。」

鍾離子同呂真人，何仙姑謝恩已畢，玉帝覆命，著金童持彩仗，玉女捧香花，又命奏樂官史奏一部鉤天廣樂，又令六丁神將、六甲神將擺列儀仗，送呂真人、何仙姑回轉終南山碧天洞中。時呂真人榮沾天寵，各洞神仙萬萬千千俱來賀喜。